

1939 年
第 1 卷第 2 期

台
中
校
友

Vol. 1

No. 2

1939

R

S24.8223

865

圖書館藏書



3 1595 9427 8

Handwritten text, possibly a signature or date, located in the upper right corner of the page.

19

12

交

1:2.

学生版要集

R
524.8223
855

42

忠青

台中學友

浙省立台州中學出版委員會編行

自由，紀律，與中學教育。

金公亮講

周秀玉
王美韻
記

今天我與同緒位談的，不過是幾句很平凡的話。這些話，亦許諸位曾經從別處聽到過，或者在書本中看到過；戲法人人會變，各人巧妙不同，我底說法，或許亦有可供諸位參攷的地方。

一年來，我從各方面常常聽到一種喊聲：學校生活太拘束了，太不自由了！不錯，假使在我們要吃飯的時候，飯在面前而不讓你吃，我們感到束縛，痛苦，我們要求吃飯的自由；勝於強得要命而不許你排泄，我們感到束縛，痛苦，我們要求排泄的自由；這種要求都是應該有的，都是合於人情的。不過，我們心裏想怎樣做就能怎樣做，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體，有時或許還是一件不容許的事體。而想怎樣做，居然能怎樣做，無論如何是一件幸運的事。實際上，我們底生活常常受到環境的限制，我們不能，有時亦不應該，想怎樣就怎樣。譬如我此刻想到天上去，我能夠麼？我不會像列子那樣御風而行，我沒有哪叱底風火輪，我更不會學得孫行者底筋斗法。至於飛機，或許將來我有那麼幸運的一天，使我自己可以有一架，但是現在還沒有。我沒有這種種，如何飛法？還有，此時此地我忽然一飛冲天，成何事體，大家不要駭怪麼？所以我們底行動，我們底生活，常常不能依照自己底欲望意志做去，就因為有這種種關係在。我們是一個人，我們是一個生長在現社會的人，我們無法離開現社會，就不能不與現社會發生關係，同時就不能不受現社會的限制。想怎樣就怎樣，這種漫無限制的自由，我們永遠得不到，除非是像魯濱遜那樣獨處在荒島上，同時又有一個萬能的如意珠在身邊。要什麼就有什麼。所以真正的自由決不是漫無限制的；而漫無限制的想怎樣就怎樣，祇是由口而已。

那麼，自由是什麼呢？讓我試來下一個定義

看，下定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現在我姑且把一個煩雜的工作來嘗試一下罷。我以為：

第一卷第二期

自由，紀律，與中學教育

金公亮

行軍演習記

戴幼和等

孩子們底呼喊

芸蕪

戰士口中的前線情報

林炎

寒衣

張惠臨楊素聆

校開

學生各種活動大綱

編輯至播音

刊

友

1:2.

学出版委员会

R
524.8223
855

42

志青

台中學友

贈閱

行編會員委版出學中州台立省江浙

自由，紀律，與中學教育。

金公亮講

周秀玉
王美韻
記

今天我要同諸位談的，不過是幾句很平凡的話。這些話，亦許諸位曾經從別處聽過。或者在書本中看到過；戲法人人會變，各人巧妙不同，我底說法，或許亦有可供諸位參攷的地方。

一年來，我從各方面常常聽到一種喊聲：學校生活太拘束了，太不自由了！不錯，假使在我們要吃飯的時候，飯在面前而不讓你吃，我們感到束縛，痛苦，我們要求吃飯的自由；勝既強得要命而不許你排泄，我們感到束縛，痛苦，我們要求排泄的自由；這種要求都是應該有的，都是合於人情的。不過，我們心裏想怎樣做就能怎樣做，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體，有時或許還是一件不容許的事體。而想怎樣做，居然能怎樣做，無論如何是一件幸運的事。實際上，我們底生活常常受到環境的限制，我們不能，有時亦不應，想怎樣就怎樣。譬如我此刻想到天上去，我能夠麼？我不會像列子那樣御風而行，我沒有哪叱底風火輪，我更不會學得孫行者底筋斗法。至於飛機，或許將來我有那麼幸運的一天，使我自己可以有一架，但是現在還沒有。我沒有這種機，如何飛法？還有，此時此地我忽然一飛冲天，成何事體，大家不要駭怪麼？所以我們底行動，我們底生活，常常不能依照自己底欲望意志做去，就因為有這種關係在。我們是一個人，我們是一個生長在現社會的人，我們無法離開現社會，就不能不與現社會發生一係，同時就不能不受現社會的限制。想怎樣就怎樣，這種漫無限制的自由，我們永遠得不到，除非是像魯濱遜那樣獨處在荒島上，同時又有一個萬能的如意珠在身邊，要什麼就有什麼。所以真正的自由決不是漫無限制的；而漫無限制的想怎樣就怎樣，祇是由己而已。

那麼，自由是什麼呢？讓我試來下一個定義。看，下定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現在我姑且把一個煩雜的工作來嘗試一下罷。我以為：

第一卷第二期

自由，紀律，與中學教育

金公亮

行軍演習記

戴幼和等

孩子們底呼喊

芸蕪

戰士口中的前線情報

林炎

寒衣

張惠臨楊素聆

校開

學生持種活動大綱

編輯至播音

刊

自由是一個人在他所屬的團體中，在具備必須的條件，與不違反此團體當時當地的法律道德宗教禮俗底規律之下，所能依照自己底意志而行動的一種權利；

而自由的範圍，亦限於這個圈子中。下面我再把這個定義分析地來說明，或許可以更明白一點。

第一，自由是依照個人自己底意志而行動的一種權利。此處所謂意志，就是指通常習用的意義，與一般心理學上所稱意志，範圍亦沒有多大出入。無論是一個單純的衝動，或經過選擇之後的最後一個念頭，在此地都稱之為意志。我們人類是有種種的欲望的，我們常常想這個，要那個。當我們念頭一起的時候，總願意把所要所想的成爲事實。自由就是使我們可以依照自己所想所要而做去的一種權利。照此說法，自由等於自由，自己想怎樣就怎樣，不顧別人會不會因此受損害，亦不管事實上做不做得到，祇是想做便做就是。

第二，自由是在具備必須的條件之時，所能依照自己底意志而行動的一種權利。上面我們說過，自由就是想怎樣就怎樣。但想「這樣」就「這樣」，亦要有

「這樣」東西，亦要「這樣」東西做得到纔行。我想做神仙，黃石公不傳書，赤松子不往來，想亦徒然。電影在上海杭州極平常，在海門却是罕物，電影院不會有，自己又買不起租不到片子，想看電影，亦祇好口涎往肚裏嚥。要人不但自備汽車，還有自備飛機；我呢，即使有要事，亦祇好搭船坐輪，急亦急不來。所以沒有天書，神仙終究做不成；雖有影片，海門還是看不到。我們想「這樣」，還得有「這樣」東西，還得「這樣」東西做得到纔行，這是自由積極方面的限制。自由祇有在具備必須的條件之時，纔能獲得，不然，永遠得不到，除非你有着如意珠聚寶盆那一類的寶貝。

第三，自由是在具備必須的條件，與不違反法律道德宗教禮俗底規律之下，所能依照自己底意志而行動的一種權利。具備了積極方面的條件，還是不夠，還是不能爲所欲爲，因爲消極方面還有許多條件限制着。齊宣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你若有着齊宣王同樣的毛病，寡少艾而踰東家之牆，你一定會捉將官裏去。齊宣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你若見錢眼開，抱定宗旨：要掏腰包，則「勿要勿在乎此」

，有油可措，則「噫哈勿好意思」，於是出賣朋友，出賣國家，你一概都來，那時法院亦不會饒恕了你。即使你倖逃法網，你亦受不了良心的責備，輿論的制裁。道德底制裁力是並不比法律來得小一點的。如其你是一個教徒，你更得遵守你所信奉的宗教底規條。一個違反教條的叛徒，決不能從宗教團體那裏得到什麼便宜的，西洋史上宗教改革時期所有的種種殘酷事實，就是一個最顯明的例子，至於禮俗底制裁力量，那更是大了。你若穿了紅衣服去吊喪，大笑三聲，如其不被孝子用哭喪棒打出來，那纔叫怪！阮藉居喪飲酒食肉，直到現在還有許多人罵他，可憐他一聞親喪，雖然下棋自若，而踏進家門，便大吐鮮血，那種過人至性，豈是當時一般循禮法的僞孝子所能企及；然而有冤沒處訴，誰叫你如此來！所以你心中想「這樣」時，雖然面前有着「這樣」東西，而你依然還是得不到，如其你違反了法律道德宗教禮俗等等的規條。一部法典就是一個禁箍，他限制你想怎樣就怎樣。幾條教律又是一個緊箍，他同樣限制你想怎樣就怎樣。道德禮俗，那是天羅地網，使你逃不出這圈子去。一切社會上成文的或

不成文的規律，都是刀槍劍戟，你得在這八卦陣中仔細地走，循規蹈矩的走，依照陣法所規定的路線走，纔能遊刃自在；不然，就會碰上了刀鋒。

第四，自由是一個人在他所屬的團體中，於具備必須的條件，與不違反此團體當時當地的法道德宗教禮俗底規律之下，所能依照自己底意志而行動的一種權利。你有了積極方面的條件，你在消極方面亦並不違反法律道德宗教禮俗底規律，那你可以自由了麼？然而還不行。西洋人宴客，總是誇說自己看饌如何精美，廚子手段如何高妙，以表示敬客之誠；在中國卻須謙說招呼不周，菜看不豐，對客道歉。如其把中國人那一套話應用到西洋去，一定會大鬧笑話；反之，西洋那一套應酬話用之於中國，恐怕客人亦將暗暗地在冷笑了。非洲土人很多裸體，大抵祇在腰間圍上一塊布就算。若是我們男男女女亦光着身子在街上亂跑，警察局就會以違背善良風俗的名義，科你罰金，處你拘役；弄得不巧，還會將你移送法院，告你妨害風化，那纔吃不了兜着走！社會上一切的規律原是因空間的不同而異制的。清朝人留辮髮，如果我們此刻亦留起辮子來，

至少不免有點僞滿間諜的嫌疑。漢朝時，犯了死罪還可以拿錢來贖。現在除了特殊情形以外，判處死刑的罪犯，法律上絕不容許你用錢買命。法律道德宗教禮俗底規律又因時間而不同。我們違反了前朝一切的規律不要緊，卻不能違反了現在一切的規律；我們違反了別處一切的規律不要緊，卻不能違反了當地一切的規律。祇有遵守自己所屬的團體底規律，遵守自己團體底當前的規律，纔能獲得自由。

所謂團體，大而國家，小而家庭都是。我們從出生至死，永遠是在團體中過活。呱呱墮地，我們是家庭中的一員；童子入學，我們是學校中的一員，卒業就職，我們是服務機關中的一員。愛好文藝而加入文藝協會，我們是文藝協會底一員，愛好運動而加入體育俱樂部，我們是體育俱樂部底一員，生於中國，我們又是中國國民底一分子。人人都有團體，人人都有所屬。我們一生中不但每一個時期都有所屬，而且同時亦愛屬於數個團體，我是中華民國底國民，我又是本校的學生，我亦是我家庭一份子，我同時還是某黨某會底黨員會員，某教某派底信徒。我既隸屬於這種種或大或小的團體，我便不能不遵守這種種或

大或小團體底規律。

每個團體，都各自有其自己的規律。這種規律或者是成文的，或者是不成文的，或者披着祭司的法衣，或者穿着法官的制服，或者以別種形式出現。他們束縛我們，統制我們，不准我們亂動。所以要有這些規律，原亦是無可奈何的事情，因為不如此，這團體底秩序與安甯就無法維持了。

人總是自私的，在人類底行為中，有意無意間都表現出自私的成分來。荀子底性惡論，我雖然並不完全贊同，但我相信人類底行為是自我本位的，是從我出發的。我愛我自己，我要使我自己這樣那樣都完善。有「我」而後有「我底」，我愛「我」然後乃愛「我底」。我愛我底父母，我愛我底朋友。我丟了錢，心中煩惱，因為錢是我的。為什麼要抗戰，因為國家是我的。但人人有個「我的」，你的「我的」與他的「我的」內容或同或異，其間利害或相調協，或相衝突。即同屬我的，關係各有深淺，需求常異緩急。如果個個人都依照自己所願所想的做去，不顧別人將因此而受損害與否，則社會的秩序將紊亂而不可收拾。寡人好色，結果變成六朝時那批淫亂的昏君；

寡人好貨，結果變成秦恒張邦昌那一類人，出賣了祖國，試問這世界還成什麼樣子！所以一個團體要制定規律，就是爲此：一個團體中的分子要遵守這團體底規律，亦是爲此；而在分子違反規律時，團體要與以制裁，亦就是爲此。

歸結起來說：我要獲得自由，必須具備二點：積極方面，有了必須的條件；消極方面，能遵守自己所屬的每個團體底有效的規律。祇有在這兩個條件之下，才能獲得自由；而在這兩個條件之下所得的自由，方是真止的自由。

上面我把自由底義諦，做了一個詳細的敘述。從這裏我們可以知道，自由不是無條件的，自由至少須在遵守紀律的條件之下，纔能獲得。現在我們可以進一步去討論自由，紀律，與中學教育的關係了。換一句話說，中學教育應該取放任的態度，還是取嚴格的態度？講紀律呢，還是隨便？這亦可以分幾層來說

第一，學校是一個團體，我們說過了；凡是團體有了事實的需要，常常制定了自己底規律，藉此以維持這團體的秩序與安甯。學校自然亦有其自己的規律；而這些規律，學校要求團體中每個分

子去遵守，亦是一件極自然的事。

第二，學校是一個訓練的團體，同其他的團體不同。學校頗有點像家庭，學校與政黨更相似，但與營業機關或行政機關却迥然不侔。一個營業機關或行政機關，他們的事業，他們的對象，不是這團體的本身；而團體中的份子，不過是從事於此團體所營的事業的人員而已。商業公司的目的，在於貨品的改進與推銷，公安機關底職務在於安寧秩序之維持。學校底事業卻就在學校本身；學校事業底對象就是學校以內的學生。學校與家庭頗有點相像，兩者都以組成團體的分子爲團體的事業對象，但後者以情爲主，教養並重；前者較偏理法，重在訓練。最與學校相似的，要算現代的政黨了。現代政黨，都各自有其政綱，而訓練黨員，往往成爲黨中重要的事業之一，這頗與學校有點相同。既然學校的對象爲學生，學校的事業爲訓練學生，所以學生在學校中的地位，與夥友對於公司，官吏對於衙署的那一種單純的關係——分子對於團體的關係——不同，他除了這一點以外，還是這團體事業的對象。因此學校的規律，除了制定與一般團體目的相同的那些以外，還有

專爲訓練而設的規律。學校之所以規律特多特重者以此。

規律之爲用，在於藉外鑠作用來使我的生活向上。我們常常因了自己反省之故，品德日進，我們亦每因外界的制裁，不敢做出壞事來。外鑠的力量是可以與內發的力量收得同等的效果的尤其對於中人之資，孟子所謂「待文王而後興」者，收效更宏。心理學告訴我們，我們因「悲哀所以垂淚，哀止則淚息；但若我們把淚息了，亦可以使悲哀消逝。這個有名的學說可以說明外力對於心理的影響是何等重大。大概我們情緒的表現，不快之情，肌肉多作向心的運動，愉快之情，肌肉多作離心的運動。所以，如其我們把肌肉運動的方向向變換一下時，亦常常可以使原來的情緒減弱力量，以至於消失。

最懂得外鑠作用的效力的是宗教家。他們常常利用環境來打動你的心。他們佈置好了一個優美的環境，使你身入其中，不由得把心靜下來，走向那條他們要你走的到理想樂園去的路。尤其是佛教徒最擅長這一手。「天下名山僧占多」，他們所以住居於名山勝境，就是爲此。你想，我們跑到了那方地些，

本來塵俗之念，已消釋泰半，何況看了那莊嚴妙相，聽了那暮鼓晨鐘？那夾道的修竹，那通幽的曲徑，那偉大的建築，那靜穆的色調，那幽妙的聲音，那清遠的香氣，都使你把那顆熱中的心涼了，靜了，你會不期然而然地歡喜贊歎道：「善哉！善哉！」這時，你雖然並非沙門，但釋迦牟尼所要求於他底徒弟的那一點，你確乎已經做到了。

基督教沒有像佛教那樣會利用天然環境，他們却用了別的方法來補救這一點。雖然那教堂明明是建築在都市裏，而滿長着爬藤草的圍壁，却使你去看有山林之感。那高聳宏偉的建築，那沈靜肅穆的儀式，那低緩平和的祈禱，那神韻悠揚的讚歌，在在使你覺得彷彿真有一個天國在那裏。這一點，就達了祭祀孔，亦有同樣的效用。

儒家所謂禮，亦是一種外鏢的作用。在禮記中關於這一類的話，說得很多。如樂記說：「禮者，動於外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又說：「禮節民心」，「禮自外作」，「禮至則不爭」。文王世子說：「禮所以脩外也。」坊記說：「禮者，因人

之情而爲之節文，以爲民坊者也。」仲尼燕居篇說起禮的作用，乃至說「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由此可知外鏢作用之大，有時或且駕內發作用而上之。學校中之所以有種種規律，其用意與儒家之制禮，宗教家之利用環境，同樣是藉外鏢的作用使生活向上。

第三，中學時期是一個動蕩的時期，更不能不講紀律。中學時期與大學小學不同，在一生中最爲危險。這一段時期恰好同於心理學上所稱的青年期，而青年期本來是一個危險的時期，這是無論那一派心理學家都承認的。所謂青年期究竟是幾歲，這雖然各本心理學的說法未能一致，但大體說來——無論從最小的計算法或最大的計算法——與現代中等學校的在學年齡是相合的。這時我們開始從兒童轉變到成人，在生理方面，我們這時都有着顯著的變化，與從前大不相同了。我們對於現實，感到不滿；對於未來，覺得虛空，於是徘徊苦悶的心理，幾乎成了每個青年必有的徵表。而且，犯罪心理學還告訴我們，這時犯罪的可能性特強，犯罪的年齡中，以這時期爲最多，因爲心志不定，自然容易墮落了。既然中學時期是這樣一個轉

變的時期，這樣一個嚴重的時期，那麼爲防止青年走向不良的途徑起見，自不能不有規律以爲之範圍了。

我們人類資稟，雖有賢愚之分，大抵以中人之資爲多，中人之資，習於蒼則蒼，習於黃則黃，往往爲環境所轉移而不自覺。如果沒有規律以導之向正，其危險將不堪設想；何況又是在這樣一個動蕩不定的時期？所以中等學校的規律不能不嚴者，以此。

規律可大可小，可疏可密，我們應該從大處落墨呢，還是連小節亦要注意？陳蕃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以爲書房什物凌亂有何相干，此言成大事者可以不拘小節；而諸葛亮事無大小，一以躬親。李廣治軍簡易，而虜不敢犯；程不識則軍吏治籍至天明，虜亦不敢犯。我們做效陳蕃呢，還是取法武侯？拿李廣作榜樣呢，還是以程不識爲典型？我以爲能成大事者，可以不拘小節；但我又怕大事不成而小事亦弄糟了，豈非畫虎不成反類犬？小事能成，大事亦能成，自是最好；不幸僅能小成而無大就，則刻鵠不成猶類鶩，終究比一無所獲要好些。所以李廣不免見獲於虜，而程不識終無所失。中等學校規律所以要嚴密訂

制的理由，亦是怕費處不成耳。

第四，現在的中等教育，尤其需要
有紀律的訓練。現在是什麼時期，這
人都知道，毋許我再說。許多應時的
文章，不是都說大家要以新管胆麼？
事實上，我們三餐雖然吃的糙米飯，
到還不會嘗過胆；睡的固然不是鋼
絲床，却亦不曾臥過薪。但我們應
該像以新管胆那樣的吃苦，這是毫
無疑問的事情。我們應該養成會吃
苦的能力，肯吃苦的意志。我們不
能不作吃苦的準備，不能不有吃苦
的訓練。我們不說「吃得苦中苦，
方為人上人」的話；我們但說能夠
吃苦的，方能懂得享樂，這樣亦就
夠了。

行軍演習記

習記 (續)

十九日五點多鐘，同學們大多數
起了床，不幸得很，他們都因多吃
了蕃薯，感覺着肚子痛。葛民聲，
盧幹，又發高熱，看症候很像瘧疾。
據說，盧幹在數天前發生過半日病，
僅僅吃了四粒金雞納霜就算了。金
鴻緒的瘧疾時起時愈，壓根兒沒有
好過；現在一遇疲勞，舊病復發，
自然也是難免的。幸虧各人的心臟
都十分健康，今天五部嶺，還決定
給他們走。

我們大天苦慣了，稍稍安逸一下，
便感到舒適；天天安逸慣了，偶然
吃一點苦，便會覺得難受。那次我
們行軍三山去，沒處地方弄飯吃，
買了點米麵一煮，澆上點油星，大
家都吃得很香甜。我敢說這樣的麵，
要是在家裏，大家就不見得會去下
箸了。所以苦了以後的快樂，纔是
真正的快樂。學校中所以要有這麼
許多的規條來拘束你，就是使你以
新管胆。你們此刻吃慣了苦，將來
臨到緊急關頭，纔能行所無事，處
之泰然。歐陽修對歐陽修說：「汝
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
安之，吾亦安矣。」所以歐陽修雖
然貶官，而歐母言笑。

五部嶺上行有十二三里路程，而
且是筆挺的，我們大隊時走時息，
蜿蜒而上，似乎還不十分吃力，可
憐葛民聲已經病了好幾天了，走起
路來，一彎一拐，似乎頭重腳輕的
樣子，然而他却勇敢的走，一步一
步的走；走幾步，躺一下，到稍有
氣力時，又撐着腿兒一級一級的爬
上；爬到氣力中斷時，又重新躺下；
像這樣一躺一起，不知經過了多少，
好像真的不能支持下去了，他於是
動也

自若，不以爲意，就因爲平日有訓
練的緣故。有「失」氣之惡，方能
知「食氣」之樂；徑跋涉之勞，方
能辨安坐之適。現在的訓練，就是
作將來的準備，雖然苦一點，但是
應該的。

歸納上面所講，我們可以說：真正
的自由應該具備必須的條件，同時
尚須不違反團體的規律。而在現在
的中等學校裏，規律不能不嚴一點
的緣故，用意在於養成喫苦的習慣，
以期適應時代的要求。不錯，學校
生活真的是太拘束了，太不自由了！
但是，我們祇能如此，亦應該如此。

戴幼和 曹祥 沈本南
史運卿 馮潮生

不動的躺着，無情的大隊漸漸地
把他丟在屁股頭了。後來發現金鴻
緒也不行，祇有盧幹還能勉強，可
憐熱度也在卅九度以上。最要命
的，五十個人，前後分成幾段，先
鋒到了冷水坑頭，落後的依然還
在五部嶺脚慢慢的爬，然而這有
什麼法子呢。

後來五位教官爲事實所迫分成
兩隊，史運卿、戴幼和率領頭隊，
馮潮生、曹祥，沈本南，在後面
扶掖病人們；一

虎走了二十多里，才得在大部僱了四名搭架隊，把竹椅權作轎子，到了溪上，十足過了三個鐘頭。盧幹呢，却是硬着腿兒跑的。

冷水坑頭有小廟一所，山農三四家，其實也並沒什麼水（注意不是雙溪口的冷水坑）。往西去便是風門嶺，有兩峯聳立，像一對門，所謂大風門者是也。從前這裏是著名多匪區域。匪徒根據地是兩面的大寺基。因為地居黃岩仙居交界，同時又可南通永嘉的菰溪，所以匪徒來去自如。現在劫案很少發生，已比從前好了。

風門嶺的西段有一條歧路，叫馬利來嶺，如果從寧溪動身的話，可以照這條小路走，但山嶺是否比五部嶺平，那就不得而知了。

彎彎曲曲走了許多路，才看到一個比較大的村鎮，牠的名字叫大部，屬仙居下三三鄉第四保，共十甲，戶口約一百。這裏沒有中產之家，也沒有知禮份子，保長邵再會先生，也不是讀書人。從村中的各方情形看來，似乎還不十分窮苦。

邵氏祖先溫嶺人，不知什麼時代搬到這裏來，如今已有十幾代了。宗祠正

在興工修廟中；面積不過二丈深，三丈寬，地位窄窄擠得緊緊的。其他廟宇及公共場所，可容三四十人的也沒有。幸而時間尚早，我們不一定想在此過夜，否則，恐怕比烏岩頭還要成問題呢！

出產以蕃薯為大宗，竹也不少，鹹筍每年出產有幾萬斤。桐油，柚油也有些，蔞草、菜蕪、青菜，家家戶戶，自給自足，沒有什麼經濟價值。路旁有幾間蕃薯攤，兼賣稀飯——三銅板一碗，並不是烏岩及烏巖山一帶的紅米粥。

大仰坑，水流清冽，巖壁雄偉，道路循溪水鑿壁而過，好像四川的棧道。路的寬度不過二三尺，却多幾千尺的斷岸，轉角處又往往靠天然的石龍；高低凹凸，容易滑腳，如果不當心的話，那就要「一失足成千古恨」了。

紅嘴巖，有石像紅朱，從前是有名的匪窩。現在也太平無事。老屋基，有大瓦屋一所，保下有茅蓬五十多戶，聽說，因為失了火，所以至今瓦屋一無所有。由此西行，經橫嶺頭路，便是溪上，離大部約十多里。

溪上也是仙居下三三鄉，戶口一共三百多，屬一二三保。居民多姓項。桃溪小學就辦在項氏宗祠內。鄉長項錫齡

先生，民國十五年畢業於北平私立民國大學，像這樣的山鄉，中小學畢業生，已經夠闊氣了；何況是游學京師的什麼學士？有錢、有勢，同時又有才，那自然是令出如山，一言九鼎。他曾經帶領便衣隊協助官兵剿匪；他曾經要求政府改革陋風；同時又在溪上建築了許多店面，定二五九為溪上的市日。

走過了大部，這裡就算是安全區域了。這裏家家都有槍，而且聚族而居，假使那一村鎮被匪劫的話，便算是這姓人丟命子，他們為保持兩子起見，常常非出死力不可。宗法社會，農業生產，就有這種愛鄉土，愛族姓的美德；所以鬼子們再是越向裏打，就越是喫驚。不過聽到抽壯丁，却都快快然不大肯去，這是教育程度不夠的緣故。農業社會，原也難怪，家庭鄉土，在他們看來終究覺得是可愛戀的。

溪上總算東鄉富足之區，除了蕃薯，還有大量的玉蜀黍；竹筍，抽油，茶油，茶葉，也不算少；所以瓦屋寬敞的，舉目可求。從烏岩頭到大部，崖壁太多了；土質薄薄的，而且坡度也太高。如果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把牠耕作起來，一陣大雨已足使你前功盡棄，更何況

澆水，施肥，都是大問題。不但農作物如此，樹木之中也只見人僅拱把的側柏而已。此所謂「磐石千里不足爲富」之謂也。從溪上西行却不是這樣子了，水原和地面有平等機會。夏天既不感山洪的威脅，冬天也不怕乾旱的危險。地形既然比較平坦，土壤也自然厚些，所以經濟情形比大部以東好得多。

三位病人，今天都在呻吟伊唔中，金鴻緒、葛民聲，熱度都很正常，脈搏七十六；盧幹因步行過疲的緣故，熱度很高，脈搏在百以上，且出鼻衄。然而他的舌苔和金鴻緒一樣現蛋白色，使我確定他是瘧疾，同時也可以放下胆子。惟葛民聲一片舌鏡，從前聽中醫說過，這是不不得的陰虧，（西醫却不在乎）現在怎麼辦，真耽心得很。

夜裏，金鴻緒因飢餓之故，時作嘔吐，使我們一夜不得入睡，拿點糕餅給他，也吃不下。後來聽我們一番勸慰，他也只好忍着痛苦，不再呻吟叫苦了。葛民聲，盧幹，雖然都能安然入睡，然而爲策安全計，明天決定給他們坐轎子；並決定派徐梓茂，王乃庚二人攜帶金雞納霜，牛乳，熱水瓶，護送進城。

二十，踏着沙溪的石子，向西北行

了一里多，走到沙溪地方，沙溪好笑得很，統統祇有一戶人家，而且貌小得可憐。我們應注意此地有兩條歧路，就是過溪也可以，過嶺也可以；冬天澆水，過溪比較平易；如果春夏的話，行人不得不多費腳力上嶺了。過去便是沙頭，是沙溪的盡頭，戶口五十多，牆壁都是鵝卵石砌成的。

溪口鎮離溪上十二里，離河頭約二里，是連溪、朱溪、沙溪的匯口，戶口四十多，屬下三三鄉第四保。有縣立短期小學一所，校長李永昌先生，當地人，學生一共六七十，以這樣小的地方，居然吸引那麼多的學生，成績總算不錯的了。過了朱溪，向東北行經南塘嶺，小園，再過田垌，至朱溪鎮。離溪口約八里。

小園沒有什麼大房子，只有幾所茅蓬。田垌也不過三四十戶，和朱溪同屬朱姓，大概是朱溪的別支吧？

朱溪地方比溪上大，戶口共四百多，屬中三三鄉七八九十保，市日三六十八。有仙居縣立中心小學一所，學生百八十五人。校長朱世任先生，號熙仁，仙居縣人；態度和藹可親，辦事也十分熱心，當地士紳像朱紹泮先生們，多很

敬重他。聽說他曾經好幾次想辭職走，終於被他們留住，到現在已經做了六七年了。門弟子在各處深造的頗不少，在我們本校的也有好幾個。我們在這裏聽到一件不易聽到的珍聞，那就是說：仙居的小學教員，並不都是專利的士大夫階級，多數是半耕半讀的處士。他們既可以用師道自尊，同時也可以用勞力自食，這實在合乎理想的鄉村教育。中國教育實在和社會太脫節了。不論工科也好，農科也好，什麼職業教育也好，只要穿上讀書人的外衣，便永遠不肯再做「鄙事」了。近年即使鄉村教育高唱入雲，結果，學生來的是城市，去的也是城市，永遠和鄉村不發生關係。

仙居教育界這點習俗很可貴，我希望他能永遠保有牠。

朱溪社會經濟很不錯，單單茶葉每年值五六千元，桐油，茶油，柚油，竹筴，冬筴，雖然比不上溪上多，而牠有溪上所沒有的——稻米，小麥。因爲牠是仙居南鄉的盆地，可耕可牧，所以大財主腰纏十萬的也有。今天雖然不是市會，街上也可以買到一點吃的像羊蹄蹄之類的東西。

大圓岡上，土名岩前，在小放岩的

西首，有河澗可以灌溉；田中多小麥，青綠可愛，戶口凡四十多，居民也是朱姓。

官屋有水口廟一所，廟北有樟樹大五圍，古柏三株，也是數百年前的古物。戶口共四百多，有秀山初級小學一所，屬中三三鄉一二三四保，居民多王姓，鄉長王明訪先生，現年五十歲，是一個鄉下紳士。我們在這裏偶然碰到一位王玉丞先生，年齡約略四十上下，一團和氣，八面辭鋒，一見便知道吃四方飯的人。

在他的談話裏知道他是一個稅收機關的職員，說話很有條理，我們向王鄉長請教的話，他却統統替他答復了。

小方岩是對永康的大方岩而言的，是一座立方形的削壁，彷彿有點像四川的石寶，據說元朝方國珍據此起家的，現在寨址還可以看見，是否真實，那就不得而知了。

這裏附近有三種特產，一種是小方巖的石斛，一種是南山的龍骨粉，（大約白陶土一類的東西），又一種是附近溪灘中的蘆葦；前兩種作為藥用，後一種是燭心的好原料，可惜出產不多吧了。

方山嶺有王氏宗祠在嶺背。西北可以望見夾山脚；東面可以望見車路頭；我們大隊北行過下路廊，下山路，前英，西昌路，下午二時到達雙廟鎮，離朱溪約二十里。

在這裏我們還打聽到車路頭的北面，有一村莊叫胡星而，中路頭的東北有小路可通上王；上王戶口近三百，多水田，米麥年產很豐；由羊毛坑，新路口可直接臨海縣境。

我們在下山路看婦女們都在溪灘裏摘小黃菊，形狀似滁菊；據說每斤可賣銅元六枚。雙廟學舖的門口，都有這類菊花曝着。

雙廟戶口四百多，屬中三四鄉七八九十保，有競化小學一所；居民多姓應，競化小學的校長應太芬先生，就是本校王蔚文先生的舅老爺，聽說鄉長就是「渠的大」應貞卿先生。

雙廟真不錯，牠是比較近城市的村莊，所以什麼也有點城底氣；牛肉，豬肉，掛麵，青菜，豆腐，隨時可以買到；如果碰到一五八市日的話，恐怕更有不少東西可買呢。

從烏巖頭到這裏，幾乎都是銅鐵的山鄉，所走的路也都如戈壁一樣枯寂；

現在總算接近城市了。稅收機關也在這裏發現；久違了的愛國標語也和我們相逢了；路旁的點心，也不是山芋蕃薯一類的東西，而是黑褐色的元寶饅頭；當我們肚餓腳軟的時候，一把在手，其味真不可言。從前詩僧蘇曼殊勸人用中華腐乳塗麵包，在唱之，勝過外國赤玫瑰乳酪，假使他喫到這饅頭，一定又推崇牠，「何讓德國黑麵包哉！」

廿一日八時過會龍橋；雙廟堂，有古木焚成半截，聽說是潘應二姓械鬪的遺跡；爲什麼遷怒於樹呢，却不知道。向北行經新路，過溪上九峯嶺，到了大見。

大見離雙廟鎮約十里，戶口二百多，市日四七十。居民多姓潘，屬下三四鄉第十保，保長潘銘中先生，是當地士紳。有私立大見初級小學一所，學生六十多人，地點在潘氏宗祠。

過石佛路橋，過朗，隔坪，車頭，再過樂善橋，永慶堂，毛豆堂里，大峽嶺，小峽嶺，灌山，在下頭過渡，撥隊由南門進，住城隍廟政工隊，時間下午一時半。

我們從二十號起，所走到的，算仙居南鄉最精華的地方了；因爲牠有較大

的平原，土壤也十分肥沃，稻麥隨地都是，而且又是小型的盆地。四面羣山環抱，可以避免颶風的襲擊。同時又有充足的水源；一路紅楓烏柏，深紅夾淺紅。幾乎令人忘記了牠是秋冬季節。

隔戶口七八十戶，居民多盧姓，保長名盧玉英。車頭地方更大，一共四

孩 子 們 底 呼 喊

百多日，居民多姓陳，縣立民生短期小學在盧氏宗祠上課，聚兩地子弟而教育之；可惜學生不過八十一人，似乎太少些。

瀘山離城僅二三里，屬二七鄉第一保，戶口百六十多。居民多姓李，鄉長名李殿章，私立瀘山小學在李氏宗祠，

學生也不過八十多，這或者是太近城市的原故吧。

仙居城內沒有什麼使人驚奇的地方，但他有一點好處，樸實，儉省，處處表示着鄉村的美德。近年社會一切都是進步，所以我們只覺得牠處處有活氣。

(未完)

芸蕪

在一個晚上的紀念週中，五十多個衣衫襤褸的窮苦孩子，齊集在教室裏，那教室是權充為禮堂的，我是主席，行過儀式，就開始報告了。

「各位同學：我們底戰時民校，從開學到現在，已經一個半月了；再過十幾天，就要結束了。記得在開學之初，有一次本校爲了要製定學籍簿，各位先生向你們調查學籍時，你們竟誤會我們想藉此抽壯丁。有一位同學甚至憤慨地說：「我們又不曾賣給學校，爲什麼要查我們家？……」這個誤會當時雖經各位先生解釋；你們卻仍然懷疑，以至於逃學。這直使我難過了一天。但，我原諒你們；因爲這個學校才創辦，沒有得到你們底信仰，難怪你們要誤會的。昨天，有一位先生告訴我：說你們已

經明瞭學籍簿的需要，你們已願意受調查，這真使我非常高興！

「今天我有一個問題要和諸位討論：我們每天晚上的第三節功課，是戰時講座。東洋強盜的惡毒，大家都已深切知道，不必我再說。但各位可曾聽到，在山西地方，我們和東洋強盜打仗，有好幾次，都是靠小孩子幫忙才打勝的。各位之中不但有小孩子，而且還有大孩子，現在我要問你們：倘使政府要你們去偵探敵情；或者簡直把槍彈交給你們，叫你們上火線，你們去不去？」

「去！一個孩子立即叫了起來，那聲音是宏亮的。

「去！去！把強盜殺光爲止。」另一個孩子附和着，那聲音就像鐵石一般。

全室的空氣在這喊聲中，緊張了起來。

來。

「日本鬼子殺死我們底同胞！」

「東洋強盜燒燬了我們中國人的房屋！」

「

「姦淫我們底婦女，這不要臉的禽獸。」

「

「是的，牠還強佔我們底財物和土地，比台州綠客還不如！」

「

「嘿！我還親眼看見東洋的飛機在我們鎮上投彈，我底姑母就是被牠炸死的。」

「

「這些都是我們底恥辱！我們要報仇！」

「

「不把狗強盜趕出中國，我們決沒有好日子過。」

「

「……」

「

怒火從每個孩子的心坎中噴了出來

一時空氣緊張到了極度。我知道他們這時的心理，恨不能一口喝盡敵人的血。

「好了，好了，同學們！我們知道你們痛恨這欺侮我們底敵人。他們不但姦淫，擄掠，殺人，放火，……而且要滅亡我們整個的中華民族，使我們子子孫孫永世做牠的奴隸牛馬！除了喪心病狂，利慾薰心的少數漢奸之外，誰願做亡國奴！」

「對啦！」

「我們是不願做亡國奴的，所以我們要大家一齊起來，萬眾一心，和這大盜拚個死活，報我們底國仇！正像那位同學所說的一樣，不把強盜趕出中國，我們決沒有好日子過。所以我說，有日本就沒有中國，有中國就沒有日本。國家是我們大家的，所以大家都有救國的責任。」

「但，各位要知道：我們光是空喊

是沒有用的，我們要消滅敵人，一定要有組織才行。」

「蘇先生的話真對呀！」

「蘇先生！我還不甚明瞭有了組織後會發生多大的力量，你可以告訴我們麼？」

「好吧，就讓我舉幾個例子講給你們聽。一隻螳螂和一個螞蟻比較，當然是螳螂強；但是，如果那千百個螞蟻都聯合起來去攻擊一隻螳螂，那末，螳螂就會被螞蟻抬去當點心。螞蟻雖是沒有螳螂那末強，但因螞蟻能合羣，有組織，所以就勝利了。」

「又如你們都是漁家的子弟，你們知道一根線決不能捕起一尾大魚；就是許多根線，也不能捕起一尾大魚。但是我們如果把線織成了網，那就容易辦了，這個道理你們是知道的。」

「日本強盜就算牠是螳螂，我們就

自比為螞蟻罷！東洋鬼子就算牠是大魚，我們就自比為線罷！我們祇要能合羣，有組織，堅決苦鬥下去，強盜終有給我們消滅的一天，最後勝利，我們是絕對有把握的。」

「對啦，對啦。蘇先生，就請你領導我們組織起來吧？」

「好！同學們，現在時候不早了，明晚我再來和你們講組織。我們要生死同心，鑄成一塊堅硬的鐵！」

「好好好！好好好！」

「我們有組織就能打敗東洋強盜，這是全體孩子的呼聲。」

這時，我感到孩子們覺悟了，正像種子發了芽一般。我們是熱情，融洽，一致，……。在悲壯的義勇軍進行曲聲中，結束了我們底紀念週。

——一九三八、十二、三〇。

戰士口中底前線情報

林炎

十一月三十日——星期三——的下午，「大啼」「大啼」的集合號，宏大而激越的響着。同學們很迅速的集合在小操場上。依次魚貫的走進紀念廳裏。一聲「立正！」之後，一個穿着草綠色的軍裝

，年紀不過三十歲的軍人，昂頭挺胸，風神朗爽的走進來了，原來他就是投筆從戎的項老師，項道鵬先生。接着，項先生雄赳赳，氣昂昂的走上講臺，睜着圓圓的雙眼，向全體看了看，然後輕輕

地說道：

「各位同學！我們分別以後，已有三個月了。各同學常常掛念着我，並且時時寄信來慰問，這是我非常感激的。我們這次為什麼要到前方去呢？遠因是

覺到祖國在危急存亡的時候，一般有志的青年，若再不出去為國効勞，那國家一定非滅亡不可，因此在腦子裏就埋下了上前線的種子。近因是暑期中，本校組織了一個救亡團體，在我和許多同學到仙居去化裝宣傳的時候，聽見許多民衆批評我們「能說而不能行」，這句話刺激我非常深，於是決定親自到前方去做給他們看。我們回校三天之後，就和七位同學，向汪校長說明到前方去做戰地工作的意思。汪校長不但允許我們，而且還鼓勵我們，更替我們籌措了一筆川費。當夜，我們就向汪校長謝別，動身到臨海。我們的路程遙遠，所帶的盤費，為數不多，終究是不夠的，於是想了一個辦法，把我們團體，定了一個名稱，叫做「台中第一批參戰團」，用此向各交通機關，要求免費，經過了許多的辯解，我們得免費坐車到湖南長沙。長沙街道，寬闊而繁華，但對於抗戰設備，可以說是毫無。雖然有幾個防空壕，但都是很劣的，連機關槍掃射，也可以倒塌；並且內面滿壕的水，其作用等於零。其次，我們宿在旅頭裏的許多時日，沒有一個負責查的巡警來查問過我們。從此可知長沙市對於稽查漢奸的一件

事，也不大注意。

「我們在長沙活動的結果，覺得無甚出路。於是再乘車到武昌。到了武昌，好像換了一個新世界，因為武漢的一切防空設備和各種軍事的設置，非常完備。有一夜，忽然聽得嘯……的敵機飛來，各市民都不慌不忙，秩序井然的跑進防空壕裏去。同時防空哨在下面把許多的照空燈，向着漆黑的天空照射，只見滿空一條條明亮的白光，在兩條光線交叉的所在，就有一架敵機，一顆顆像流星的高射砲彈不住的向上打，好一幅美麗的圖畫啊。敵機一面逃，一面胡亂丟炸彈，炸得高樓大廈，瞬息間變為斷牆殘垣，被災的難民，血肉橫飛。過了一時許，隆隆的機聲，漸遠漸輕，以至聽不見。這時，我自防空壕出來，對金濟芳同學說：「你看！敵人多麼兇惡，真是狼心狗肺！我們快些準備，明天就投考軍官學校去！」不料，到了檢查體格的時候，因為我的身體太差，不能錄取；同學卻個個考中了，於是我個人轉換方向去投考砲兵，出於意料之外的，在檢查體格時，那長官向我帶着譏諷口吻的說：「你走錯了路吧？……不是調養至！」於是又碰了一個釘子，我覺

到軍事方面絕望了，只得去投考「戰地服務團」。進去後，擔任副長團之職。訓練幾天之後，就開到南昌附近馬迴嶺去，做那實地的工作。

「馬迴嶺地當要衝，形勢險要，並且滿山森林密佈，不見天日，對於游擊戰，頗為適宜。我們的隊伍就隱伏其間。因為這是軍事上必爭之地，所以敵人往往這機在上空盤旋偵察，並不時以機關槍對茂林深處掃射，若遇發現我們的隊伍，立即享以炸彈。因此，我們日裏整天都不能工作，甚至連燒飯都不敢，恐怕火烟騰空，做了敵機投彈的目標。我們整天像冬蟄的蛇，潛伏在森林裏或山窟間。到夜裏，我們却活躍起來了，個個兵士都像生龍活虎一樣出去殺敵。有一次，我們的防地和尚嶺失守，就在深夜裏招集了部隊，先鼓勵他們的勇氣，次分派他們的職務，次教他們進攻的方法：一二兩營分兩路向和尚嶺夾攻，第三營作為補充隊，預伏在某處。訓話畢，就向和尚嶺出發。到了這嶺的山脚，那山上的敵人已經知道，就拍拍的開槍。我們大喊一聲「中華民國萬歲！」兵士們很勇敢的向前衝去，碰，碰，碰，手榴彈如石子一般向敵人擲了過去。

這時敵人，沒有充分的準備，倉惶失措，立即向後奔逃。於是我們再喊一聲：「衝！」「殺！」一齊衝向前去，頓時奪回了山頭，並把他們所丟下的槍炮子彈和食糧等，一概拿了過來。事後調查，我們這次共殲敵三千餘人，造成了南潯線上空前的大勝利。

「但是我們自己的二營部隊，大部分犧牲了，只剩下三十餘人。我們的軍隊兵士數量突然減少，實力不足，因此調回後方補充。不幸，到了半途，遇見可惡的敵機，施其威力，向我們大舉轟炸。我所乘的一輛車，本是破舊不堪的，那裏受得住炸彈之驚動，於是全車傾覆，把我自車中遠遠擲出，受了重傷。

一時竟失却知覺，而且因為震動過烈，連兩隻眼珠都彈出眼眶來。後來由救護隊把我送到後方病院裏，請一位美國醫學博士醫治，經過了相當的時間，眼睛才漸漸的恢復原狀。但腦子受傷過重，還需要長時間的休養，所以我就請假二個月，回到家鄉來一走。

「這次長期抗戰，我國是有最後勝利的把握的。因為敵人的經費，消耗太大，時間一長，他不能支持。單以炸彈來說，每磅要伍元錢，而所投的炸彈，至少要一百磅，二百磅，甚至有一千磅。二千磅的。這樣大的消耗，你想，敵人能維持多少時間？其次是軍事的問題。因為敵方兵士數量本不足（常備兵

只有二十餘萬，後備兵不過一百萬），

自作取後，一天減少一天，試問戰區擴張到這麼大，將來怎樣分配呢？雖然有精良的武器，我想也是無濟於事的。再次，是政治的問題。日本的國內，我們都知道他有「主和」與「主戰」兩派，現在兩派雖暫時相安無事，將來利害衝突過大時，不免要破裂，一破裂，全國即行瓦解。那時我們乘勢進攻，一定可以全勝了。所以現在我們只要努力的抗戰下去，將來總有勝利的日子。」

「立正！」「敬禮！」頃先生行了禮，很從容的隨自掌聲走下講台。

× × ×

國文作文比賽成績

寒衣

張惠臨

阿玉很辛苦的做了一個月的勞動生

，終於使伊立在當面發呆了。

子裏還不時地盤旋着這一句話。

活，今天才從主人處拿得一張單塊頭的紙幣。伊很高興地帶了這張紙幣到大街上去，看見同行的彩英正在巷口買橘子，伊向她橫了一眼，仍舊走伊的路。可是自己究竟要買些什麼呢？這一個疑問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在阿玉前面粉牆上的這幾個大字，正像招徠似的向伊的眼前閃耀着。伊雖不曾讀過書，可是這幾個字也還勉強認得。因為伊聽家裏的大小姐講過，而且在伊簡單的腦

看到了這幾個字，忽然使伊聯想到前天大小姐所說的話——學校裏已捐募了幾百塊錢，預備把這批錢去買布做棉背心，寄給前方的將士們，所以這幾天，我們正在忙着趕做棉背心。——是的

伊的確看見大小姐連日在忙碌地縫製。於是伊想有一大小姐今年十六歲，我也十六歲；她會做棉背心，難道我不會做嗎？她知道愛國，難道我就不知道嗎？「想想、想想，一直的想想，終於決定了伊這塊錢的出路。」

傍晚，伊機械似的被動的生活元結以後，想着今晚將有新鮮的生活降臨，將日救國的工作正等着伊了，於是伊很高興，很快的吃好了晚飯，就三步當作二步的跑到伊的臥室。從伊的破箱子裏拿出早晨買來的幾尺藍色國布和一大塊的棉花，照着大小姐的樣子裁剪，一針一針的縫製着。的得的得……夜已深了，宇宙間的一切都平靜的正在安睡着，唯有客廳裏的時鐘，還在陪着阿玉做棉衣，的得的得的鐘聲和資資的縫聲相應和。蠟燭的光已幾次的要息滅，瞌睡虫兒也幾次的爬到阿玉的眼睛裏，可是伊仍振計着精神，不斷地一針針工作着。因為伊想：「假使夜裡不做好的話，日裏就沒有時間可做了。」同時伊還想着那位將士如果穿上了伊所作的棉衣，他就不怕寒風的侵襲，而且會更勇敢的殺東洋鬼子。……這樣，伊終於笑了。

其一

楊素聆

當這「秋風起，黃葉飛」的時節，披一件夾衫，在晨甘的寒風裏，頗有點冷意。

星期天，我坐在自修室內，趁着空閒的日子做一點有意義的工作，就是替前方浴血抗戰的將士們縫棉背心。

窗外西風正緊，枯黃的葉兒一片又一片的脫離了母枝，隨着風兒兩地打滾，也有在空中飛颺，找尋他的歸宿的。我默默地一聲不響，一針針，一綫綫，縫着那棉衣裳，一起一伏的思潮，在腦海裏起着波浪。心想：在黑沉沉的夜裏，或雄鷄啼唱的清晨，西風無情地吹着，戰士們穿着單薄的軍衣，為守國土，為抗強權，為求國家的出路，民族的生存，沉着應戰，那生活多麼苦啊！可是，將士們忘却了一切，沸熱的血克制了寒冷，而後方的人們，却安然地耽在溫暖的被窩裏，在這裏，我們應該想想，這是否撫心無愧？

心兒跟着西風加緊，恨不得立刻做成衣裳，猛地，痛徹了心肺，原來針尖兒刺了手指，一點點鮮血湧了出來，連忙地揩去，繼續再做。

我暗暗地祈禱着上帝，願我抗戰的將士們勝利！並謹以滿腔的熱誠附着寒衣，寄與為國殺敵的將士們！

校聞

戰時民衆學校情形

本中學為提高民衆抗戰意識，適應民衆需要起見，特假海門佐平小學，創辦戰時民校一所，於十月十七日開學。遵照省頒辦法，以兩月為一期。計招有學生八十餘名，分男女為甲乙兩班。執教者有高初師三部同學吳啓貴、楊荷昭、金良熙等二十餘人，由在校熱心民教諸先生指導，雖在警報頻傳中，仍能平靜上課。科目分國語、常識、算術、音樂、戰時講話等，教材概以抗戰為中心。第一期業於十二月十三日結束。茲有高二同學陶良能等，以該校中途停止，恐影響第二期學生人數，乃請得學校及導師同意，並約定熱心民教之男女同學三十餘人，共出續辦，加強行政組織，充實教課內容。已於本月十七日舉行第二期入學儀式，計到校學生達七十餘人。校務進展順利，將來當有更卓著之成效云。

▲慰勞勞過境游擊隊

十一月廿二日，浙江新嶼諸甯游擊隊奉令開拔過境。本校以該隊將士為國勳勞，特購麻製行軍鞋白雙，由各級推選代表發送該隊，藉示慰勞；並敦請政訓組人員到校演講游擊浙西經過情形，及指示組織方法等。

▲救亡話劇社公演

話劇

本校救亡劇團，於廿七年暑假，前往各縣表演話劇，極得民衆歡迎。本學期開學以來，組織救亡話劇社，繼續訓練，排有話劇多種，經於十一月十

浙江省立台州中學學生特種活動大綱

二月總理誕辰，假海門民衆俱樂部，公演一次，成績頗佳。現為擴大宣傳起見，復排有新劇「九一八血祭」、「河內一郎」、「流亡」、「打東洋」等話劇，定於二十八年元旦晚間，仍假海門民衆俱樂部，作第二次公演。聞劇情動人，表演亦多精采云。

▲添招高初中春季班

季班

本校經校政常務會議議決，為應事實之需要，添招高中春季班學生五十名，初中春季班學生一百名，其中並設有公費名額。同時為體恤各游擊區之失

學青年起見，各級均設有借讀生及轉學生名額，但以額滿為限。茲聞自廿八年一月十四日起開始報名；並定於二十、二十一兩日，舉行入學試驗。所有招生簡章，業已印就，函索（附郵二分）即寄。

▲高中學生實彈射擊

本校自添辦高中以來，對於軍事訓練，軍事管理，積極推進，不遺餘力。本學期李家鑫教官自鄂調校，擬具計劃，更為加緊訓練，平日並看重戰鬥射擊之教練。現定於本月廿九三十兩日，在海門東山九道坑，練習實彈射擊，學生對此頗為興奮，成績亦甚滿意。

一、本大綱依據本校校務緊急處置方案訂定之。

二、特種活動分在校出校兩種：出校活動，着重戰事社會服務；在校活動，包括二項：①出校活動工作之準備，②戰時實用知能之研究。

三、全校學生，除低年級及功課較忙各級外，均須一律參加；分為若干組，逐週分別輪流出校服務。

四、各組學生分別組織幹事會，辦理各該組活動事宜。

五、在校活動時間暫定二小時。活動之種類場所及時間，臨時規定公佈。

六、在校及出校活動時間，需要時得酌量變通之。

七、出校工作暫定下列各種：

甲、宣傳：

1、宣傳目標：

激發民衆之愛國情緒，並喚起其民族意識，樹立抗戰必勝之信念，使團結一致，共赴國難。

2、參加人員：

各組學生之長於演說及表演能力者均得參加。

3、宣傳材料：

①抗戰建國綱領。

②黨政機關重要宣言。

③長期抗戰之意義與必勝之理由。

④我民族光榮之史跡。

⑤戰時民衆應有之知識。

4、我國之人力財力與物力。

5、日本侵略中國史略。

6、倭寇野心及暴行。

7、倭寇國內弱點。

8、漢奸罪惡及末路。

9、偵查並撲滅漢奸方法。

10、壯丁服務兵役。

11、民衆獻金。

12、救濟難民。

13、防空防毒常識。

14、時事報告。

15、國際之情形及其對我之同情。

16、其他。

17、宣傳方式：

1、口頭：

(一) 個別宣傳——挨戶宣傳或

個別談話。

(二) 集體宣傳——於熱鬧地點

流動舉行之。

(三) 抗敵講座——擇定地點，

設立講座，對民衆作有關

於抗戰建國的講演。

(四) 化裝表演——排演通俗抗

戰話劇或街頭劇。

(五) 救亡歌詠團——歌詠通俗抗

戰歌曲。

(六) 戰時民衆學校——設立戰時

民衆學校，授以必需之戰

事知能。

2、文字及圖畫：

(一) 編製標語及通俗歌曲，分

發民衆，或張貼通衢。

(二) 繪製抗敵畫報，張貼通衢

，並設法與口角宣傳聯絡

，增加工作效力。

(三) 壁報——摘錄時事及與抗

敵有關之常識與警語，張

貼通衢。

乙、特務

對社會各種實況作詳細

之調查與研究，並將結果

編訂成冊，供非常時之需

要。其工作內容，規定如

左：

1、地勢調查——台屬各地形勢，

如交通，山川，橋樑，森林及

者，繪製地圖，裝訂成冊。

2、經濟調查——暫規定如次：

(一) 土地狀況 (二) 農村金融

(三) 居民家庭經濟 (四) 商業概況

(五) 物產 (六) 糧食 (七) 其他。

3、秘密調查——需要時得化裝並

增加活動時間。

4、社會調查——暫定如次：

(一) 機關或團體 (二) 工廠與商

店 (三) 公共場所 (四) 居民調

查 (五) 其他。

丙、募捐購辦抗戰必需品、輸送前

八、在校工作，暫定下列各種：

(一) 特種講座——關於戰時之政治經濟

，交通糧食之管理，民衆組織與

訓練，及遊擊技術等，分別作單

元之講演與研究。

(二) 宣傳材料之編輯。

(三) 時事研究。

(四) 壁報編輯。

(五) 救亡歌詠及戲劇之練習與演出。

(六) 日本研究。

(七) 軍隊烹飪、衣縫紉及乾糧製作。

(八) 看護練習。

九、本大綱所規定各項工作及研究，得

演講及指導。

十、本大綱依據實際情形與需要，得酌

量變通之。

編輯室採播音

一、本刊說理是付印，不及細校；承

印公司見漢文小，未能符合原定

計畫，以致誤文有簡之處甚多，

深以為歉！此後當力加改進，以

期讀者雅望。

二、本刊號「生光開頭」一文為國文作

品。致少文同「書」一文並非作

文比養成責。

三、本期「長衣」兩篇為國文作文七

期中且有一張惠臨第二名楊素

聆入選作品。

四、本交為引也學術研究興趣起，設

有其兩講者，每二週舉了一次，

自校內教職員工亦應擔任講師，思

亦及傳交外事者來校講演。本刊

號所載「書」與「書」一文，

即係本校教員沈敦五先生講演之

記錄。

五、「行軍演習記」為本校長途行軍

沿途之見聞。原文甚長，本期仍

未刊完。羊書請參閱創刊號校

期開「五百里行軍記」。

六、本刊由本校出版委員會編行，委

員人數既少，各人原有職務又繁

，除力並顧，遂不免足跡見付。

深望讀者時加督導，俾本刊得日

臻完善，感企無極！



1939.1.

编 浙 1 3

個別宣傳——挨戶宣傳或

個別談話。

集體宣傳——於熱鬧地點

流動舉行之。

抗敵講座——擇定地點，

設立講座，對民衆作有關

於抗戰建國的講演。

化裝表演——排演通俗抗

戰話劇或街頭劇。

救亡歌詠團——歌詠通俗抗

戰歌曲。

戰時民衆學校——設立戰時

民衆學校，授以必需之戰

事知能。

2、文字及圖畫：

編製標語及通俗歌曲，分

發民衆，或張貼通衢。

繪製抗敵畫報，張貼通衢

，並設法與口角宣傳聯絡

，增加工作效力。

壁報——摘錄時事及與

民有關之常識與警語，張

貼通衢。

乙、特務——對社會各種實況作詳細

之調查與研究，並將結果

編訂成冊，供非常時之需

要。其工作內容，規定如

左：

一、地勢調查——台屬各地形勢，

者，繪製地圖，製計成冊。

二、經濟調查——暫規定如次：

土地狀況——農村金融

——居民家庭經濟——商業概況

——物產——人糧食——其他。

三、秘密調查——需要時得化裝並

增加活動時間。

四、社會調查——暫定如次：

機關或團體——工廠與商

店——公共場所——居民調

查——其他。

丙、募捐購辦抗戰必需品，輸送前

方。

八、在校工作，暫定下列各種：

特種講座——關於戰時之政治經濟

，交通糧食之管理，民衆組織與

訓練，及遊樂技術等，分別作單

元之講演與研究。

宣傳材料之編輯。

時事研究。

壁報編輯。

救亡歌唱及戲劇之練習與演出。

六、日本研究。

七、軍隊烹飪、衣縫紉及乾糧製作。

八、看護練習。

九、其他。

九、本大綱所規定各項工作及研究，得

演講及指導。

十、本大綱依據實際情形與需要，得酌

量變通之。

編輯室採播音

一、刊例應注意付印，不及細校；承

印公司見漢文小，未能符合原定

計畫，以致英文有簡之處甚多，

業以爲歉。此後當力加改進，以

期讀者雅量。

二、刊例「生平頭」一文爲國文作

文比賽高中「一名」名筆入選作

品。致少文同「書」一文並非作

文比賽成績。

三、本期「長衣」兩篇爲國文作文比賽

初刊且有一張惠應第二名楊素

吟入選作。

四、本變爲引也學術研究興趣起，設

有兩講者，每二週舉了一次，

自校內教授！自應担任講師，出

亦改聘交外者來校講演。刊刊

號所載「書」與「書」一文，

即係本校教員沈敦五先生講演之

記錄。

五、「行軍演習記」爲本校最近進行重要

告者之附見。原文甚長，本期仍

未能刊完。幸請參閱刊刊號校

刊刊「五百里行軍記」。



1939.1.

編者 浙匠名

223

